

凤御凰

情倾百年
凤御凰

FENG YU HUANG
QING QING BAI NIAN

上

半壶月 著

缘起缘灭，
卷三生风云不休；
一世情深，
历百年无怨无悔。



她是小小护卫，剑指苍穹，只为爱恨各得其所；
他是痴情帝君，执棋天下，至终翻算运道无常……
一段“禁忌之恋”，三生缘错情深，
他屡屡逆天，只为谁回眸一笑？

悬疑派浓情作家 **半壶月**
史诗级三世情缘，华丽绽放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读者热评】

此文就如一卷画轴，开头慢热，随着徐徐展开，迷雾般的悬念扣人心弦，每个人的秘密层层揭开，最后才发现伏笔之深！至于人物，身心干净已不足以形容，他们是真正追求真爱、不惧生死的人。喜欢有内涵深度、高质量好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强烈推荐！

——紫钰田威

不得不说，顾城风是一位让人无可挑剔的男主，虽然外表冷漠，却对所爱之人用情专一，矢志不渝，这样的人才值得最美好的结局。

——yunakuo

男主实在是绝种好男人，他对女主的爱很深很深，超越一切。爱是包容，是关怀，是为对方默默奉献，作者把这种爱写到了极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浓烈的爱情，就像烈酒，让人不禁沉醉其中。

——咬口苹果真心复活

最好的幸福，就是你给的在乎。风烟流年，终换来执手红尘，一步一惊心的人生，一步一痛心的爱情，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公子逍遥

半壶月 著

FENG YU HUANG
QING QING BAI NIAN

上

情倾百年

凤御凰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御凰：情倾百年：全2册 / 半壶月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4

ISBN 978-7-5399-7149-0

I. ①凤… II. ①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6686号

书 名 凤御凰：情倾百年

作 者 半壶月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史静怡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史静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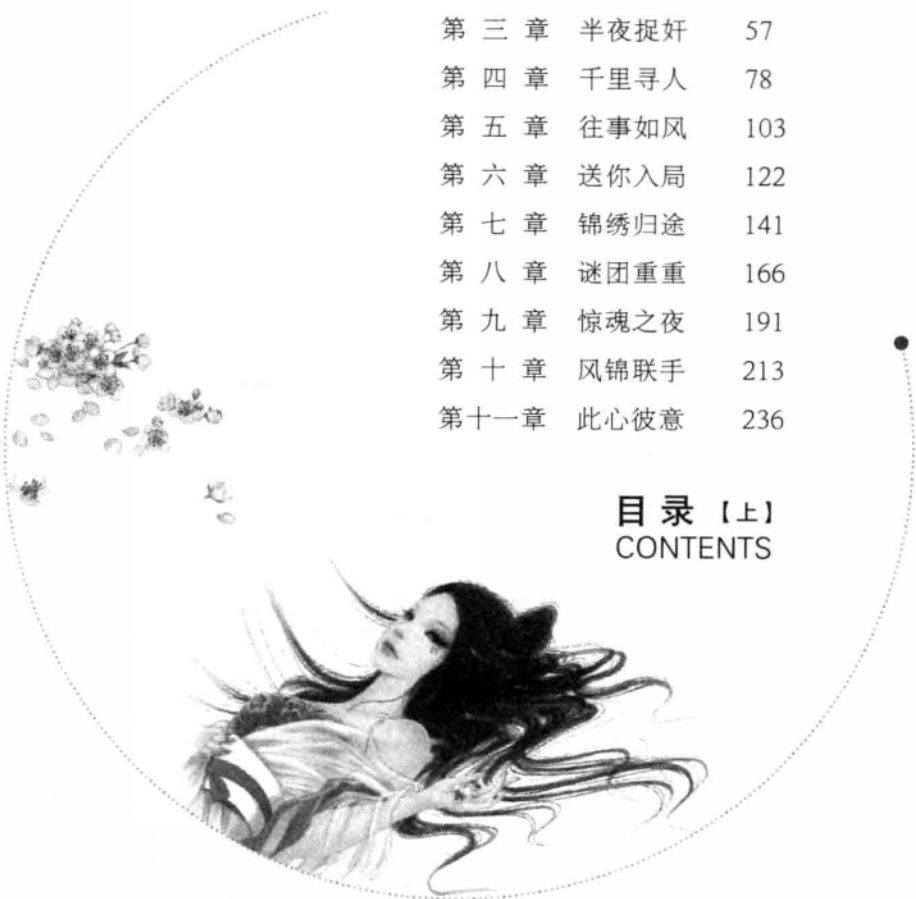
定 价 55.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 子	1
第 一 章 命悬一线	9
第 二 章 反戈痛击	33
第 三 章 半夜捉奸	57
第 四 章 千里寻人	78
第 五 章 往事如风	103
第 六 章 送你入局	122
第 七 章 锦绣归途	141
第 八 章 谜团重重	166
第 九 章 惊魂之夜	191
第 十 章 风锦联手	213
第十一章 此心彼意	236

目 录【上】
CONTENTS



第十二章	前世今生	261
第十三章	斩尽杀绝	302
第十四章	谋算一生	347
第十五章	谁主沉浮	371
第十六章	百年身世	401
第十七章	归属仪式	436
第十八章	仪式之后	461
第十九章	最终清算	499

目录【下】
CONTENTS





楔子

FENGYUHUANG
QINGQINGBAINIAN

苍历元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苍月国帝王顾奕琛一统苍月大陆，原先的小国——大魏、大齐、大燕等，均成为苍月藩郡。

随后，顾奕琛励精图治，对内统一文字、度量衡、流通币，并开通南北运河，颁布减赋税、扶农桑等政策，民生逐渐安定；对外扫尽北蒙贼寇，驱虎狼之族于千里之外，使苍月大陆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

然而苍历十年，他突然下落不明，太子仓促登基，众藩郡趁机作乱，最终，继任新帝不得不同意各个藩郡半脱离于苍月，恢复大魏、大齐、大燕等国号。

苍历一百一十一年秋，顾城风登基，入冬宣战，很快统一大齐、大燕等小藩郡，然而次年春，收复大魏时，却被大魏一代名将申苏锦击败。

大魏于当年夏季独立出苍月，改年号为鸿坤。

苍历一百一十三年、大魏鸿坤二年，冬，大魏永春宫。

申钥儿已经在荒废的庭院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如若是以前，这小小的庭院焉能困住她？只是武功尽废后，她再也无法离开这里。她的世界，唯余院落上空的一片天。

当天色微微发暗时，有晶莹雪粒漫漫飘飞，落在她冰凝的肌肤上久久不化，申钥儿的眼神已是前所未有的空惘，瘦小纤弱的身影似要被飞雪融化。

又过了一天，她等的人还是没来。

木然转身时，身后传来沉重的推门声，她惊喜地回头，“阿臻？”

来人一身艳紫，衣饰华贵；体态秾纤合度，却是南方女子少见的高挑；一双丹凤眼微微上挑，肌肤细如凝脂，虽不及当年的申钥儿，却也是明艳不可方物。

“原来是顾姨娘……”申钥儿冷冷一笑。

她对顾宝嵌并不陌生：顾宝嵌曾是苍月国的公主，随着顾城风登基，当年篡位的顾城亦的皇子和公主被屠杀殆尽，只有顾宝嵌摇身一变，成了她父亲——大魏护国将军申剑国的小妾。

顾宝嵌冷眼扫过四周的破败景象，依然笑容可掬，待跨进高高的门槛，看见蜷缩在墙角的人儿后，她笑得越加明艳了。

随后，她也不说话，只微微扬了扬手。见状，她身后的宫女带着几个太监，迅速冲了过去，轻松制住了申钥儿。

“别碰我，拿开你们的脏手！”申钥儿极力反抗，奈何锁骨已被敲碎，一身功夫尽失，只换来顾宝嵌的冷笑，“申钥儿，你以为你还能如当年那般骁勇？”

“顾宝嵌，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处心积虑地害我？”

她，申钥儿，是申剑国的第八个女儿。当大魏新皇秦邵臻以江山为聘求娶她时，顾宝嵌对她持礼有度，对她胞姐申皓儿却冷嘲热讽，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不为什么，就因为你是申苏锦，是顾铃兰的‘心上人’，虽然顾铃兰那贱人死了，但只要是她喜欢的东西，我都要弄坏！呵，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你的内力是我让人废掉的，你的琵琶骨也是我找人敲断的，我要你一辈子也休想翻身！”

说罢，顾宝嵌扬手示意身后侍卫，冷冷地道：“为了德妃娘娘的安全，给她扣上玲珑锁！”

当一把锋利带倒钩的玲珑锁刺进琵琶骨，一点一点绞进皮肉时，申钥儿死死咬住银牙，一声不吭，眸光清澈，里面没有恨，甚至带着点悲天悯人的意味。

侍卫原本流利的动作在她眸光紧咬下开始变得慌乱，其实他也不知道，根本不需要再给眼前的女人加一把锁。

顾宝嵌扫了一眼痛得全身发颤的申钥儿，想起她当年的意气风发，脸上现出毫不掩饰的讥笑，“罪妇申钥儿，跟我走吧！”说罢转身就走，也不提是谁传召。

申钥儿被领到了德妃娘娘，亦是她孪生姐姐——申皓儿的芳庭宫。

在寒冷的冬季，这里却温暖如春。当她踏进芳庭宫时，一个宫女尖声喝道：

“快把你的脏鞋脱了，别污了德妃娘娘的地毯！”闻言，一群宫人皆是掩嘴而笑，窃窃议论，“瞧她那寒酸样儿，哪里配站在这里？”如今两姐妹的身份和境遇判若云泥，这些人恨不得替德妃剥了她的皮，做面旗子来邀功。

都说李生子在母腹中就彼此相争，也许的确如此：她不仅身体健康，还天赋异禀；而姐姐申皓儿先天不足，从小被父亲养在身边。

实则无人知晓，她曾是现代保镖，一次行动失败后，莫明其妙来到了这里。

三岁时，她被父亲送到一代奇人灵碎子身边习武、修研兵法。

十一岁时，大魏武状元在她的手下走不过百招。那年，她被父亲以申家六公子申苏锦的名义送往苍月国，保护在苍月做质子的秦邵臻。

犹记那些年，她常在秦邵臻面前提起申家八小姐，还将画像拿给他看。

他看着画像，笑着问：“你八妹的性子，与你相比如何？”

“除了长相相异，其他一模一样。我八妹亦是习武之人，武功更不在我之下！”彼时，她易容成申苏锦的相貌，画像上却是她自己真实的容貌。

“苏锦，可否将你八妹许配给我？”他问。

她回道：“我这妹妹不同于别家女子，可不懂三从四德，也决不会与别人共侍一夫。你若想娶她，此生只能与她携手，若有了别的女子——”

“若是她的性情当真与你一模一样，我就许下，决不食言！”

她应了。这些年，她和秦邵臻在苍月相濡以沫，早已将他视作良人。

秦邵臻虽贵为皇子，表面一身纨绔气息，与别的质子一样醉生梦死，享受着苍月给他们的奢侈生活，私底下却与她一起习武，暗中培植着自己的势力。

出生时，她赢过申皓儿，然而现在，显然是她败了——她可以驰骋沙场，可以在朝堂上与男子一较高下，却输于女子的后院争斗。

换完衣裳，她被带往内殿，一抬头，只见中堂宝座之上正襟危坐的，赫然是秦邵臻，他身后是几个熟悉的男子，下首软凳上坐着的女人容貌清艳，带着微微病容，双眸迷蒙如烟柳，别有一番风情，娇嫩双颊染着薄薄春意。

虽未明示因何获召，申钥儿却已猜到，接下来将会是好一出好戏，恐怕今日又得受一番磨难了——对此境况，她早已熟悉。

申钥儿屈膝跪地，眸光低垂，只看着膝下的青玉石地，低声道：“罪妇申钥儿叩见皇上、德妃娘娘。”她不敢抬头看秦邵臻，生怕眼睛里流露出过多感情。

秦邵臻舒服地半靠着，手肘撑着扶手，未允以平身，反而微微倾身向申皓儿，道：“今日朕只是过来看看，来得巧了，德妃该办什么照办，不必在

意朕。”

申皓儿嫣然一笑，应了，随后转向申钥儿，“罪妇申钥儿，本宫召你来，一是让你辨认个宫人，二也是想给你个机会证明清白。你无须担心，有话尽管说，今天皇上也在，若有委屈，皇上定会为你做主！”言罢，抬眸示意身旁的宫人。

申钥儿有些茫然：何以申皓儿用了“清白”二字？

随即，一个簌簌发抖的身影被宫人拖上来，申钥儿转头一看，竟是平日往冷宫给她送些吃穿用度的太监小北。

那日，六月来冷宫探望后，小北便常来永春宫找她，给她送些补身的荤食和煎好的药。但就算小北为此犯了宫规，按理也归内务府管辖，又与后妃何干？

正在迷惑时，就听申皓儿柔声问：“你可认得这人？”她点点头，“此人叫小北，罪妇武功被废后，常托他带些吃用，若是犯了宫规，罪妇愿受责罚！”

“哦？”申皓儿眼角余光一瞥秦邵臻，道：“若仅仅如此，何须本宫过问？看来你是不愿配合了。小北，你来说说，你是受了何人之托，嘘寒问暖？”

小北披发散面，满脸红肿，侧头迅速瞄了申钥儿一眼。

一日不见，清秀少年竟憔悴至斯，申钥儿不由低叹，“小北，你就按实说。”

小北几不可闻地嗯了声，“奴才是收了月公公的钱，给申姑娘送些东西……”

月公公？申钥儿心里一颤，一时不解小北话中之意。

德妃缓缓起身，立在堂中央，一双秋波朝秦邵臻盈盈一剪，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皇上，有人向本宫检举罪妇申钥儿和内务府一个叫六月的太监有私。听说那六月不仅进宫前就与申钥儿有来有往，进宫后更是刚净了身子便往永春宫跑。如今太后身体抱恙，实不宜操劳这后宫琐事，而臣妾又认为败坏宫廷颜面之事理应及时处理，才传唤了这些人来。若皇上有认为臣妾逾越，臣妾向皇上请罪！”

“德妃自便。”秦邵臻打断她，语气里不掩冷漠，“朕说了，今日只是巧遇。”

趁着两人说话的工夫，申钥儿看向小北，悄然问：“内务府的月公公？小北，这是怎么回事？”小北却连头也不敢抬，压低声音道：“是月公公托我给您带东西的，他怕您知道他净身入宫，所以不敢来找您……”

德妃见申钥儿低着头，仿佛还没消化刚刚发生的事，脸上浮起一丝心领神会的微笑，轻声吩咐道：“把人带上来——”

那人不是被带上来的，确切地说，是被抬上来的。

他全身如浸在血水中，面目肿胀，五官模糊。可仅仅一眼，申钥儿还是认出，眼前的血人正是她在苍月最好的朋友——六月。

一刹那她觉得呼吸都要停了，空气死一般寂静，她愣愣跪着，全身仿佛被荆棘包覆，甚至感觉有尖刺一点点扎进皮肉，心跳加快，挟着莫明恐惧席卷全身。

终于，她动了一下，半爬半跪地缓缓来到六月身边。她看着他，告诉自己不要哭呀，不要哭呀，然而隐忍又隐忍，却终是泣不成声……为什么是六月？！

拇指轻轻拭去他唇边的血迹，她想抱他，但他满身是伤，她连触碰也不敢。

六月初扯嘴角，溢出一丝笑，“别哭，我不应该让你为我流泪……我很好，你别伤心……我跟他们说了，可他们不信……你和他们解释解释，我们只是单纯的朋友……”

她笑了笑，眼泪滴落在他嘴角上，轻声问：“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

“可我不愿你再受伤害，是我一厢情愿想照顾你……”他仅仅想藏在她看不到的角落照顾她，为什么这样也不行？

她捧了他的脸，眼角眉梢全是温柔的笑，泪却一滴滴无声溅落，“我知道你的心意……其实一直知道，只是不愿细想。如果今天你死了，我就陪你死。如果我今天死了，你也陪我一起死好不好？如果我们还有明天，那我们每天一起看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夜里对月共酌……我还会唱歌，你以前就爱听我唱，以后我每晚都唱给你，我们一起过简简单单的日子，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她的哀伤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牵引着每一个人，本该阻拦她的太监反而无措地立着。

突然，申钥儿抬头望向殿中央那人，撞进他冷漠无波的瞳仁里。而他的眼睛黑曜石一般闪着森冷的光，盯着她一眨不眨。

她微微扭头，眸中闪过苍凉和无奈，闭了闭眼，又扯出一个笑，俯身在六月耳畔低声道：“六月，以后换我照顾你，好不好？”

他心里有多酸楚，她当然知道。他失去的不仅是身体的一部分，更是尊严。他从未分享她的荣耀，却一直分担她的痛苦。这样的男人，她愿嫁。

“不……”六月哽住了，余下的话再也说不出，他想哭，却流不出泪。他当然做梦都想和她在一起，但此时，他已没法再给她任何幸福。

除了申皓儿和顾宝嵌，所有人都看着堂下的这对男女。申皓儿的眸光从秦邵臻脸上移开，嘴角闪过隐晦的笑——不必盘问了，这番深情对白就是最佳供词。

“真是感人，让我这做娘的，都为你们的痴情感动了！”顾宝嵌轻轻用袖

口揩了揩眼角，暗中递了个眼色给申皓儿。

申皓儿会意，走到秦邵臻身边，盈盈一拜，“皇上，臣妾倒有一个主意。”

“哦？”秦邵臻回过神，敛下眼中晦暗不明的情绪，转向申皓儿，眸光不复冷漠，反而带着慵懒魅惑，“朕倒要听听，德妃娘娘有何高见？”

申皓儿被那声“德妃娘娘”蜇了一下，一丝道不明的滋味涌上心头。她轻咳一声，扫去心中郁郁，笑道：“按理妃嫔就算被废也不能与人有私，然而若说申钥儿是妃子，她不曾受封；若说不是，皇上当初也是三媒六聘……所以，若申钥儿不算妃嫔，这私情就无伤大雅；若是就是死罪……皇上，臣妾说的可有理？”

“接着说！”秦邵臻道，眼睛却死死盯着申钥儿，心里频频闪过冷笑：申钥儿，你也想幸福？休想！朕只要活着一日，你就乖乖待在地狱里吧！

“遵旨！”申皓儿浅浅一笑，裙裾摆动，缓缓行至申钥儿身旁，慢条斯理地道：“这事就看申钥儿是否承过皇恩。若有，这私情就不能饶恕！”

她恨，她可以和天下女子共侍一夫，独独不可以和申钥儿！

秦邵臻眸中闪过一丝难解的冷笑，近乎狰狞，“朕记得曾与她有过一夜鱼水之欢，不知申钥儿姑娘尚有印象否？”

“是……”申钥儿惨然一笑，笑容飘忽，只觉心里一直被封存的幸福记忆，在这一刻被狠狠泼上污秽。

申皓儿浅笑盈盈，轻描淡写地道：“按例，宠幸过的后妃淫乱，当诛九族。”

闻言，申钥儿不由冷笑，诛九族？倒也不错，第一个削的就是你的脑袋！

申皓儿却似是故意这般说，语毕，娇躯缓缓行至帝王身边，嗔道：“可莫说九族，就是一族，臣妾也吃不消啊……”

秦邵臻却没有理会她的撒娇，挑眉道：“可惜，她没资格做朕的女人。”那眸光刀刀般锋利，在申钥儿身上久久徘徊，诡谲眸芒里满是厌恶。

申皓儿心头狂喜——看来今日的戏可以肆无忌惮地唱了！申钥儿一日不死，她就一日守着秘密，提心吊胆！她刚想下跪求旨，帝王却起身走向申钥儿。

秦邵臻那双能迸出炽人火光的眸子，自始至终没从申钥儿身上移开过，勾着笑痕的唇角无声扬起，“依朕看来，这死罪可免，但活罪……你可愿受？”

“愿意……”申钥儿淡淡一笑，眼中一片荒凉。

秦邵臻一笑，朗声道：“既如此，朕就将你打入奴籍！”

闻言，申皓儿只觉落空多年的心被瞬间填满，脸上的得意之色一闪而过。

顾宝嵌的眸光也是一亮，转身便对宫人下令：“还不去拿炭火？皇上的意思你们没听明白？”

依例，后妃淫乱后宫，最重的责罚不过三尺白绫，但若被打入奴籍，脸上就要被烙上“奴”字，将终生带着羞辱不能翻身。

“不！”六月惨叫一声，竟一挺而起，嘶声道：“皇上，您不能这样对她，她是——”

“六月！”申钥儿猛地捂住他的嘴，“不过是个皮囊，我都不在意，难道你会嫌弃我？”

“不……我不是……钥儿，”六月气喘吁吁，又急又痛，“你明明知道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申钥儿低垂眼眸，四肢伏地，深深叩了一个头——秦邵臻，你我缘尽于此。

缓缓抬起头，她平静看向面前立着的男人，眼中无波无澜，“皇上，既然今日德妃娘娘质疑了罪妇的身份，罪妇便厚颜向皇上讨一个恩典。”

“说。”秦邵臻淡淡笑着，神情中却透出嗜血气息。

“当年皇上是安王时，曾向申家求娶罪妇，三媒六聘一应俱全，罪妇若要改嫁，还需向皇上讨要一份和离书。请皇上赐给罪妇这个恩典，罪妇想再嫁人。”

“朕……准了！”说罢，秦邵臻再没多看申钥儿一眼，坐回了大殿中央。

当宫人将烧得噼啪作响的炭火搬上来时，六月一把抓住申钥儿的手，颤声道：“不要，求你了，只要一句话，一切都会好了！”

是的，只要一句话，告诉秦邵臻，她就是申苏锦，那个在苍月国陪伴他整整五年的人，随后，所有磨难、误会、折磨和痛苦，都会结束……可是不行。

大悲大痛会损及秦邵臻的心脉，她若让真相大白，他必死无疑。

“六月，别说了好吗，当是成全我最后的心愿。”说这话时，申钥儿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她见不得秦邵臻死，只好自己去身受一切凌迟。

走到这一步，她和秦邵臻都没有回头路了，她只能带着秘密进坟墓。

看着秦邵臻拿起烧红的铁烙，带着鬼魅般的笑朝自己一步步走来，神情冷酷，带着深深厌恶，她觉得那已不单单是痛苦，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冰凉绝望——这一刻，无关对错，无关爱嗔，这样的伤害，没有谁还能回到原点。

她笑，带着割裂的畅快——她终于可以，将他从心中，一点一点挖出来了。

上天啊，她只祈求秦邵臻这一生，永远不知道她的委屈……

“不要！”六月挣出所有力气，连滚带爬到秦邵臻脚下，拽住他衣袍下摆，

“别伤害她！我求求你，不要伤害她，否则你终有一天会后悔的……”然而他身上的伤伴着胸口的撕痛，让他全身痉挛，终是昏死了过去。

申钥儿的双腿已经麻木，只能爬过去，抱住那具还在微微抽搐的身体，低低地唤：“六月？六月……”可怀中之人毫无转醒迹象，她呆滞地抬起头，竟朝秦邵臻展颜一笑，“皇上，可否快点行刑？六月受了伤，我得赶紧找人给他治！”

秦邵臻未置可否时，申钥儿竟倾身向前，握住烙铁，朝右脸狠狠印去——嗤。

焦灼之味弥漫，却没有多少痛感，她笑着抬起满布泪渍的脸，“皇上，奴婢能不能带六月离开了？求皇上找个太医给他治一治！”

她猛地磕了几个响头，抬起头时，额上流下一注鲜红的血。秦邵臻的心倏地收紧，仿若瞬间被掏出。他不知这痛从何来，只知道无法再看到她这样子。

他迅速后退一步，近乎狼狈地稳住身形，飞快道：“不必磕头，朕准了！”

浓稠的血从额上冲进了眼睛，模糊了视线，申钥儿胡乱擦了一把，两道血红的线从眼中流下，伴着唇边诡异的笑，秦邵臻一阵心悸，疼得几乎要喊出声来。

“你们帮帮我，把抬他回去……皇上答应救他了，求你们去请个太医……”她语无伦次地抓住近旁一个太监的手，拼命地摇，“你帮我！他是好人，老天不能这样对他，我才是罪人，罚我就行了，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所有人……”

秦邵臻急剧喘息，看着眼前的申钥儿，不知道为何，心不由自主地乱跳。

乱了，全乱了……他揪住胸口，那里撕裂般地疼；心脏冰冷而僵硬，近乎停跳；全身血液一点一点地凝住。

看着她跪求着能碰到的每一个人，却无人回应，他再也无法忍受，暴喝出声：“你们没听到吗？快去找太医！把他抬走！”



第一章

命悬一线

FENGYUHUANG
QINGQINGBAIAN

苍历一百一十一年春末，苍月国，东宫。

下了一整日雨，直到月上柳梢方停，被洗净的天空露出银白色的月亮。

贺锦年依然被噩梦惊醒，却没有尖叫——安静已成习惯，即使身处恐惧。

每回噩梦醒来，她都会不经意地抚上右脸，那里光滑细腻，但痛感仿佛烙在骨髓深处，轻轻抚上时，她总能听到烙铁与皮肤接触时发出嗤的一声。

自从去年冬天重生到这身体后，这个梦已伴随她半年之久。

如今，她是苍月国太傅贺元奇的嫡子贺锦年，明明是女儿身，却被当做男儿养，又走了前世申钥儿的老路。

身为申钥儿的她，死于苍历一百一十三年。如今时光回溯到苍历一百一十一年，如果按着前世，此时的申钥儿正昏迷不醒，所以她的双生姐姐才能拿着她的信物去到秦邵臻身边，代替了她……

一时间思绪如潮，也不知坐了多久，直到被孩童的嬉闹声惊醒，贺锦年才披衣下地，走到窗前一望，只见东宫后院里，十九个孩童围成圈，正在玩搏击。

这些孩子和她都是高门嫡子，明日他们会进行一场较量，留下的人成为太子伴读，而她明知秋后随着帝王驾崩，太子伴读也会被赐死，却还要赴这场选拔，不为别的，只为下个月，在她双生姐姐接秦邵臻回大魏时，揭开一切！

咚咚，敲门声传来，却不待她应，门就被推开了，杏巧端着洗漱品进了屋——半年前她苏醒时，这丫鬟在她身边伺候，实则是她继母庆安公主的眼线。

她本想寻个机会将杏巧拿下，可转念一想，弄走一个还会再来一个，何况据

她半年来的观察，杏巧虽然忠心于庆安公主，但有一样，就是话多，尤其喝了几杯之后，通过杏巧，她对贺家里里外外都了解了个遍：

贺家不算豪门世家，但她父亲贺元奇是当今皇上在皇子时期的伴读，在皇上登基后也一显尊荣。贺元奇的发妻，也就是贺锦年的母亲过世后，皇上请求先皇，将妹妹庆安公主赐婚贺元奇，贺锦年和贺锦箏这对龙凤胎也过继到庆安公主膝下。庆安公主嫁来之后，肚子倒也争气，第二年就产下一个儿子——贺锦钰。

半年前，苍月国的帝王顾城亦下旨，为年幼的太子寻伴读，贺元奇是太子太傅，可报上一个人选。庆安公主几次暗示，希望名额能给她亲儿子，却都被贺元奇拒绝。因为贺元奇认为，贺锦年比贺锦钰更有资格。

按理，贺元奇的发妻马氏早已不在，贺锦钰又有皇族血脉，伴读人选怎么也轮不到贺锦年，但贺锦年实在太出色了：三岁已熟读诸子百家，七岁就能站在学堂上与夫子辩论。贺元奇是一代儒者，自然对天赋异禀的聪明孩子更加喜爱。

谁也不知道，事情由此产生了争端。

去年冬天，正值马氏忌日，贺锦年和贺锦箏两兄妹去大魏看望外祖父母，回程途中却遭遇杀手伏击，而当时，她的魂魄正好游荡在那里。

死后她发现自己竟能穿越时间，为追查自己昏迷那年发生了什么，她返回苍历一百一十年，却恰好于大魏和苍月的边境上，目睹了那惨绝人寰的一幕。

她看到贺锦年和贺锦箏疯狂地想用身体抵挡屠刀，去救同行的姑姑，可每一次，那锋利的刀刃都会穿过他们透明的灵魂……

最终，一切尘埃落定，杀手们确认所有人都死去后便离开了。

她轻扯唇角，杀这么几个人也要一炷香？换成现代身为国家级保镖的她，只要数上十下，这里所有人头都会落地，而且还用不着检视。

她正欲离开，那对兄妹竟拖住了她。刹那间，她脑海被猛然灌进兄妹俩的记忆。一阵晕眩后，再睁开眼，她已经知道这对兄妹是苍月国太子太傅贺元奇的双生子，身为哥哥的贺锦年，即将入宫竞选太子伴读。

她费力地撑起身后，才发现自己竟进入了妹妹的躯体，原来这孩子被当胸踢了一脚，当场闭气，杀手检视时给她补了一刀，巧的是她的心脏在右边，堪堪逃过一劫。而哥哥贺锦年就不同了，被砍成两截，下半身甚至不知散在何处。

她没有丝毫犹豫，按了几个穴位止血，盘腿调养一阵后，把哥哥的衣服扒下来，套在自己身上——她很清楚要做什么，妹妹的身份于她没用，倒是哥哥，她记得贺锦年后来并没有成为太子伴读，但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一切。

随后，她找来一具小女孩的残肢，给死去的哥哥拼出下半身，让人以为死去的是妹妹。做完后，她朝着虚空一笑，也不管那对兄妹能否听到，哑声开口，“放心，既然这具身子于我有用，我也会替你们报仇的，你们去吧！”

说完，她闭上眼，静静等人来救。

……

“五公子，五公子？钱公子他们一早就在训练了，您不去跟他们练练？”

杏巧使了个眼色，让小丫鬟再添半碗饭给贺锦年，又虚情假意地劝道：“虽然您一身才华，但明日第一轮若是武斗，岂不是要马上落选？多可惜呀……”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贺锦年抬起头，朝杏巧淡淡一笑，笑得风轻云淡，眼角半明半晦的光影，竟生生拉出一抹不属于少年的风情，让杏巧的心漏跳了半拍。

虽然这五公子是久负盛名的神童，更生了一副好皮囊，然而终究年少，不识风情，就如绢花，艳丽却无花香。但现下这一笑，竟似春风拂面……

杏巧尚在迷茫中，贺锦年已起身抖了抖云锦长袍，嘴角微挑，笑出一对梨窝，“不练了，弄得一身是泥！”说罢转身走了，似乎对明日过关与否全不在意。

入宫后，贺锦年每日早起，却不随其他人练打，反而到处闲逛，还不让人跟。

初时杏巧不放心，偷偷跟着，结果发现贺锦年不是窝在哪里睡懒觉，就是个安静处所看书，跟了几次后也懒得跟了。

出了宫中的住所，贺锦年来到苍月皇宫西北角的一处荒凉园子。

这里原是先祖爷一个妃子的宫院，妃子死后，先祖爷怀念美人，封了这里。

这妃子生前极爱草木，院里有个天然小湖，四周种着郁郁葱葱的草木，被封了后，这里便少有人来，草木越加繁茂，终至阳光不透。没多久，接二连三有误闯进来的宫人离奇死亡，死前表情甚为惊骇，慢慢地，这里便被传为“鬼域”。

曾经，她为找个安全处所和秦邵臻习武，来到这里探寻，很快发现了宫人离奇死亡的原因——连绵阴雨后，这里喜阴的植物会产生瘴气，晴天则无碍。

此后，这里成为了她与秦邵臻的秘密基地，只是以前她和秦邵臻都是晚上来，现在为了避免与他相遇，她每日清晨来。

从树洞里掏出自制泳装的油包，贺锦年旁若无人地换上，又在四肢绑上沙包——贺锦箐的身体极其虚弱，她的搏击功夫都无法施展，必须加强体能，而到